

《书趣文丛》序

中国究竟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政治上闹感冒的时候，经济上犯穷病的光景，人们会发些“读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日子一好过，政道一通畅，大家想到的多是如何建立一个“书香门第”——为自己的家，也为社会和国家。

所以，要说“读书有用”，古贤今哲，说过的话尽多，可举的范例也尽多。不过，读书要怎么才能“有用”？认识却未必一致。从历史到时今，占主要地位怕还是那种把“读书”和“有用”直接联系起来的看法，所谓“颜如玉”、“黄金屋”即是。要换个说法，也无非是说读书之后要立即用书中的知识去为现实任务出力，不然就有“遗少气”、“头巾气”之嫌！

我们编这套丛书，正是要想说明，“读书”这件怪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

我们请了一些读书的大行家来现身说法。不是请他们来说

自己如何读书成“趣”——那未免俗了，而是把他们“读书成趣”的成品展示出来。这成品全作为趣味的读书结果，却未必时时处处都点出自己读了什么书、作了什么“悬梁刺股”的努力方克臻此。作者们读书已成“趣”，所得的结果也大多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即可以读得下去。如果大家都以读书为一“趣”事，由此多产生一些“趣”，不亦有益于“书香门第”之建立乎？！

或谓，这种做法，其实只是拾古人之唾余，不是什么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所谓“遗少”之责，多半来此。这涉及对中国读书传统的看法，这里不去辞费。要说的是，这种读书方法，要说“时代”，其实是最时髦不过的。我们现在最现代的读书观，便是反对主体和作品的对立，把所谓读书，说成只是领会作者的本意。好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后现代”的，他们的读书，却都能跳出这一框子，不把读书看成教训与被教训、赐与与接受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对话”。因此，他们方能不为某书某人所永久俘虏，而能以自己为本位，“自”得其趣。

自然，读书成“趣”，其病亦多。一个毛病，便是成了蛀书虫，变为书淫。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蛀书虫也会受到表彰，不是坏事，但究竟难以在商品经济中讨得生活，更难成为“大款”。我们几个编书匠，以“脉望”为名，也只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已患此“病”而已。“脉望”是蠹鱼之一种，是蠹鱼吃了书中的神仙字化成的。传说服了用“脉望”煎的水，便可“白日飞升”。这是古人把读书致用和不立即致用两者相结合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辈有幸，平时时常贪念当代读书成仙的大家的许多“神仙字”，然而现今不能飞升，却得蒙厚爱，允以所作编集问世。我们愿意永远抱有做“脉望”这一幻想，为中国的读书界做些微末的工作。

脉望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目 录

《书趣文丛》序 脉望

序 吴祖强

作者的话

一花一世界 (1)

民族乐风色香味 (9)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 (15)

如是我闻贝多芬 (20)

人之黄昏 (28)

无形有相 (34)

天才与庸人的喝彩 (40)

人如其乐吗? (46)

印象之印象 (54)

最严肃的音乐 (62)

无形画 有声诗 (67)

再说标题乐 (73)

特殊的译本 (76)

两全其美 有得有失 (83)

乐中史 史中乐 (96)

现成的史剧配乐 (97)

朋友交谈默契之乐 (105)

西琴的回响 (111)

怀娥铃在中华的冷热 (118)
读曲听心声 (125)
“和而不同”的人与乐 (132)
对“钢琴”一词的咬文嚼字 (137)
唱片这种书 (146)
寻找导游人 (153)
爱乐及谱 (158)
诠释艺术的诠释 (165)
读词书大有乐趣 (171)
萧的第二战场 (177)
未完成的人与乐 (181)
听钟 (187)

序

辛丰年先生将他的三十篇“谈乐”文章结集出版，题名《如是我闻》，原来还有个副标题叫做“一个乐迷的门外谈”，出版社希望我写个短序。鉴于辛丰年先生的文章早有影响，这点笔墨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赘言”，况且我和他素不相识，冒昧下笔，有失唐突，感到为难。但稍想想还是答应了，道理也简单：就与音乐的关系而言，辛自称是在“门外”，我则应属于“门内”，在当前社会音乐生活，尤其是严肃、高雅音乐仍然处境艰难之时，这位满腔热情的“门外”爱乐者以其“大半生”（见文集中《作者的话》）遨游音乐海洋的切身感受，植根于广博学识和跃然纸上的一片痴迷之心，那么多年孜孜不倦地为“严肃音乐”摇旗呐喊，应使“门内”人也不免汗颜，对此，我怎么可以不置一词呢？

辛丰年的这些文章大都会刊载于《读书》杂志的“门外谈乐”等栏目，我怀着很大兴趣读过其中许多篇。坦率地说，“门外”和“门内”毕竟还是有一道门槛，对某曲音乐的具体感受与看法不会完全相同。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到底还是“门内”人少，“门外”人多，并且归根结蒂音乐主要也还是为给“门外”

人听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深切感受的“门外”乐迷之见有时倒可能会比某些“门内”专家言论更为重要，因为它代表，或说是更多反映了广大普通听众和音乐爱好者们的看法，体现了多数人的喜好和需求。辛丰年的谈乐文章无疑便应归入这一范畴。

作为数十年如一日挚爱严肃音乐的非专业“乐迷”，辛丰年的读乐文章中触及的音乐范围面不算窄，着重是欧洲古典、浪漫时期及稍后的各国民族乐派，少量前苏联及我国民族传统和近代音乐等。用散文、随笔形式，篇篇情理交融，以自我陶醉感染读者，叙述史实，评说掌故，娓娓道来亦仿佛流淌乐音隐约可闻。文含乐意，实在并不多见，也成为作者的一种特色。其实，我说对乐曲的感受和看法“门”内外不会完全相同，也不过只是为了给“门内”人保留一点从另外角度讨论问题的余地而已。在对待严肃音乐，特别在古典音乐（广义的解释）方面，并不存在“多元”标准，“门槛”两边的见解理应是一致的，充其量不过是可能出现些个人趣味和爱好的差异罢了。

所以，在这里我想表明的只不过是：我也喜欢读辛丰年的这些很有意思的谈乐文章，并且乐于向更多的读者推荐这些文章。我觉得这些文章不仅对和作者同处于“门外”的广大音乐爱好者会起到良好的“导游”作用（请参看集内谈音乐“导游人”的那篇专文），对“门内”人当也会有所教益。

也因此，我还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些本属多余的话。倒是借此机会还想对作者表示的其他一点意思也许更为要紧：我愿以一名老音乐门内人的身份，向所有在“门外”热心帮助和极力支持我们音乐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们，致以诚挚敬意及出自内心的感谢之忱。

当然，音乐原本就属于大家，音乐事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不知这敬意与感谢是否也算多余？

吴祖强
一九九四年盛夏于中央音乐学院

作者的话

壮着胆子写出这几篇小文章，动机之一是为了向人们推销严肃音乐。

严肃音乐，即 *serious music*。这译法不见得理想。有人会发生误会，因而不想入此门来，也未可知。

其实它并不需要你正襟危坐，板着个脸孔，肃然而听之，接受什么“乐教”的。

但是它也不是安乐椅，让你无所用心，无动于衷地躺在上面，无聊赖地消磨有涯之生。

许多音乐作品，岂但并不轻松，还叫你神伤，心惊，数日不知肉味；然而仍想一听再听，再去受它的折磨。

即便是快活的音乐，狂欢极乐的音樂，也需要我们抱着一种对艺术的虔敬之心去听。这仍然是严肃认真的欣赏。莫扎特的有些神品，美妙到能叫人喜极爱极，激动得只想哭；人类竟能创造出这样的宝贝！然而转念之间又不能不哀天才之不幸，恨生民之多艰了！你说这是严肃的体验，还是消遣？人生几何，何自苦若此？胡不潇洒一回！倒也言之有理，但，请饶过了严肃音乐吧！

有位可敬的友人，说过一句话，我大为感动：“几年之前发现了音乐中的境界，才醒悟到在此以前的半生直是虚度了！”

窃愿天下有情人都来参加倾听人类创造出来的好音乐，得大享受。因此上，也顾不得自己只是一知半解，搜索大半生中所得的听乐实感，姑妄谈之。

一花一世界

老来回味这大半辈子所读文章，最不能忘怀的不一定是“大块文章”。几首唐人绝句、五代小词，以至“大江流日夜”之类佳句，往往在记忆中最能“保鲜”。

平生也喜读画。若要我举最为骇目动心的一幅，立刻想到的也是一张木口木刻。刻的是二次大战中一个镜头。大洋上空空荡荡的，渺无一物。唯见一圈圈油迹正泛开去，似乎是从水下冒上来的。圈圈里淡淡几朵云影。圆心处套住一只飞机的影子。居高临下鸟瞰着这场潜艇战遗迹的飞机，成了迟到的吊客，自吊其影。连人带船，自然都已海葬于无声无息的大洋深处了。

对于我，这幅小品比毕加索的巨幅《格尔尼卡》更有力，叫人痛恨法西斯，为人类的命运沉思。“尺幅千里”的形容似乎不够了。联想无尽的是包含了高空、大洋与海底的广大空间，在这一舞台上演出的那一部历史剧。

听乐也有类似的发现。每次听完一部交响乐那样的大曲，如同读了一部《红楼梦》或是《战争与和平》，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做了场黄粱梦。但人生苦短，怎可能老是到“大世界”中去体验？所幸音乐小品中别有小天地，可以从容涉猎。

乐史资料中提到，十九世纪以来，爱乐潮流中出现过小品热。有需求，自必有供应。听之不尽的小品乐曲便流行于世。有特为创作的，也有从大型乐曲化整为零的。

小品得宠，原因有种种。音乐本身的价值应该是主要的。回想起来，有许多小品储存在记忆里快四五十年了，至今还是舌有回甘，余香可掬，便是证明。

那就先来回想一下《回想》这首小品吧。它原名是《Souve-nir》。这个词，语感很美，原是纪念品之意。从前有一张“胜利”唱片上用了这个中译名。那是克莱斯勒的录音。他那韵味独绝的揉弦滑指等等手法，是我们在《泰伊思的沉思》、《中国花鼓》等唱片中听得熟了的。由他来拉《回想》，恐怕比别的提琴名手更相宜些。

话说后来偶读奥·亨利一篇小说，忽然觉得：《回想》大可用来作它的配乐；或者说，它可以作《回想》的“标题”。

这篇小说中，一个青年到处寻访自己的情侣。他暂歇在一家公寓里，闻到一种香水气味，木犀草香味。这香味他太熟悉了！于是……

嗅觉的记忆与联想成了这篇言情小说展开情节的关键，原也有其心理学的根据吧。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通感”现象：有的音乐似有芳香。对我来说，每听到马斯南和德里布的某些作品，便有此感，听《回想》亦然。我想，音既可有“色”，自然也不妨有“香”了。

《回想》这首有“香味”的小品，作者是捷克人 Drdla, 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才对。此公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知其详。只知道他刚好死于“二战”胜利前夕，除了许多小品之外，也作有歌剧两部而已。

大画家的身影里遮没了多少小画师！小品作曲家群中，有许多也成了被遗忘的人。《回想》的作者总算还留给我们另外几首小品，一生只留下一曲的何尝没有。最现成的一例是《少女

的祈祷》的作者，波兰人巴达尔赛夫斯卡。

宋时“凡有井水处皆唱柳永词”。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凡有钢琴处，便听得到《少女的祈祷》。我国恐怕也不例外。

《牛津音乐指南》中如此介绍：任何一个趣味不高却又多情善感的弹琴者，无不爱弹此曲。女作曲家二十七岁便死了。直到六十年后，这一曲风行如故。一九二四年，仅仅开在墨尔本的一家谱店，便年销乐谱一万份之多。

还有一幅“音乐漫画”才谑而虐哩！据肖斯塔科维奇讲，莫索尔格斯基曾作这样一首钢琴小品，“画”的是一位修女大弹其《少女的祈祷》，而那架琴是走了调的！难不成这位病态的大天才是因为受不了噪音干扰，一怒而作此？似乎契诃夫的戏剧中也利用了《少女的祈祷》这一曲。由此可见，当时恐怕是“家家‘少女’”了！

它虽然是一首凡品，假如不那么穷弹滥奏，也还不至于招厌。比这更平庸的小品多的是。如今凡是新添一架钢琴的人家，好像也必备一本《钢琴名曲二百七十首》。四十年代，此谱翻印本便出现于上海琴行的柜上了，而原书的出版年代则更早，是第一次大战时。此集中便尽多此类沙龙曲。但即以这部杂烩曲集而论，其中也有许多小品是经得住时光磨洗的。

比方，此集中收了舒伯特一首《音乐的瞬间》，弹它一遍要不了三分钟。曲中意味却不大好描述。听听威廉·肯普夫弹的，可以证明它的毫不浅薄。要是你喜欢舒伯特，会觉得这音乐是他的性情流露。

贝多芬有三套名副其实的小曲集（Bagatelle）。凡是真想理解贝多芬这个人的，决不可不听其中标“作品 33 号”的一集，尤其集中第一、二两首。这种音乐，老老实实，没有一点矫饰做作，像童言儿语般率真可爱。

还有一首也是被人们弹得、听得“油”了的，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肯普夫的诠释，才领略其真情本色。

假如友人愿飨我以门德尔松，要我在《意大利交响曲》与《无言歌集》两者中挑选，我要的是后者，尤愿听其中的《春之歌》。从前从丰子恺的书中读到关于此曲的几行文字，至今还背得出。门氏的交响曲，现在已懒得再听，可一束无言歌始终有不小的诱惑力。

工匠们手制的小件艺术品，很有一些微型杰作。老巴赫为初学琴者编制的那些小步舞曲等，多么简单，又多么耐听！萧邦《前奏曲集》中有一首，别名“小波兰人”，才十六小节长，无可再短了，曲中境界并不局促。谁不欣赏德沃夏克的《降 G 大调幽默曲》？如果只听个旋律美就可惜了。它是值得你诚心诚意品味一番的。它有一种暖人的亲切，颇像是这位屠夫家的儿子同你围炉抵膝而谈，忆他儿时听到的故事。

圣·桑，自是一位有才气有功力的乐人。但依我看，与其去听他那些无甚深意的《骷髅之舞》之类大作，宁可多听听他的两首有魅力的小品。

一首是《引子·随想回旋曲》。大凡像这类漂亮且又大可炫技的小提琴曲，常常叫人一听便爱，多听则腻。而此曲不然。听它，总容易想到莫泊桑的一篇小说，又像看一出芭蕾。曲调是真美！艳丽之中明明含着哀怨。

另一首便是大家耳熟的《天鹅》了。犹记当年是先从徐迟谈乐的一本书中，读了他那诗意的描绘，为之神往；后来才听到此曲，果然获得了印证。从此，隐现于苍然暮色中的湖上白鸟，便如同一枚精工的浮雕小件，镶嵌于心目之中。这样好的一首作品，却被作者自己硬塞在《动物狂欢节》的杂烩里，想起来总要为它抱屈。又不知怎的，它后来被改编成了芭蕾小品《天鹅之死》。对那形象化，难以信服，只好怪自己先入为主了。

靠了小品，大师们同更广大的听众结缘；二三流者更是多亏了小品的普及，才得以留名于世。留名，其实也是空的。人们听了，弹了，享受了，赞叹了，却是不大会去问一问谱曲者

的身世。如果考考那些折腾《少女的祈祷》的仕女们，说得清作者名字的又有几人？

有一首《杜鹃圆舞曲》，可谓童叟共赏。浅而不俗，天真烂漫。宁肯多听几遍这首曲子，也不耐听完瓦尔特退费尔那些冗长无味之作。他还是“法国的斯特劳斯”哩！《溜冰者》自然是可听的。

《杜鹃》署名乔纳森。关于这位瑞典人，“权威”的《贝克音乐家传记词典》收都没收。这又是一个我们只知其一曲的作者！

乔纳森是小人物，那么安东·鲁宾斯坦又如何？此公是又一个“钢琴之王”，写过《大洋交响曲》等等。可是如今的爱乐者，大抵只熟悉他的一首小品：《F 大调旋律》。小时候我们唱过《春来了》，便是用它填词改题的。这标题我以为是极当的，原曲意境全出来了！

《F 大调旋律》一度也是沙龙中的宠儿，还改编成大提琴独奏等乐曲。它的这种改编曲是如此之多，曲目在《大不列颠书目》中占了十二页。

听一部交响曲，起码也得付出半小时光阴。人寿几何，能听多少部大曲？那么你可以花较少的代价，到繁星般的小品世界中去体验感情，驰骋想像。

比如，从同类乐曲中听其不同风味，便是一大受用。小步舞曲多得难以列举。莫扎特那 D 大调的一首，固然与贝多芬的 G 大调的面目有别，从比才《阿来城姑娘组曲》中摘出的两首，则全是另一种味道。试从巴赫、波克里尼等一路听下来，直到比才之作，便是对各时期各风格小步舞曲的一番巡礼。

小品中，小夜曲最讨人喜欢，可赏之作着实不少。在共性的抒情色彩中自有种种色调。原是弦乐四重奏之一章的“海顿小夜曲”，自然是古典的素雅；舒伯特的一曲，便是罗曼谛克的浓郁了。再将托赛里、比尔内与理查·斯特劳斯三家所作对照，

于个人风格之外，又听得出不同民族的腔调。这倒像是品茗，先喝龙井，再饮云雾，又试乌龙。

借此机会为小夜曲中一首好作品说几句，但愿大家别忘了它。作者阿伦斯基，乐史中有一席之地。所著和声入门，我国学音乐的人不会不熟悉，前几年还重印过。

他这首小提琴曲，论其感情之真挚，音调之甜美，窃以为是小夜曲中突出的。我想，称为极品也不为过。曲中用到的“泛音”，也叫人觉得是发自衷情，非这样不可，绝无雕琢卖弄之感。它有一种俄国味，容易联想到旧俄作家小说的情调。

同约翰·斯特劳斯所写颇不一样的，有很多华尔兹。舒伯特写了不少小华尔兹。其中有爱尔曼灌了唱片的一首《情感华尔兹》。真是情感“浓得化不开”。还有古诺、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他们的，各有特色，绝不雷同。萧邦的圆舞曲另是一种格调。德里布两部舞剧中都有“慢圆舞曲”，也是那种有“芳香”的音乐。西贝柳斯的《哀伤圆舞曲》则是黯淡阴森的了。

有两首《木偶圆舞曲》，我也认为是绝妙好曲。一首的作者是小品作家波尔地尼，匈牙利人，一九四八年才去世。曲中的舞者既有木偶形象又有淡淡哀愁，大有人味。令人感叹：人耶偶耶？另一首是大手笔肖斯塔可维奇为少儿而作。简练的笔触，勾画出一个可爱之极的小精灵。

摇篮曲也一样。从舒伯特、勃拉姆斯、格里格、哥达到贺绿汀，一个人便一种性格。

参天大树旁有小花草，也是可以注视，可为移情、动心的。我还是借马克道威尔一首小品为证：《致野玫瑰》。它太小了，有的乐友不屑一顾，而我爱不忍释。它有一种清清冷冷的音调，听了有寂寞感。六十年代末，有半年时光，自己天天在空山穷谷里割草喂鱼，深味过此种寂寞。举头唯见白云苍狗，那似乎是终古冷然的；蹲下来则见那些自生自灭也自怜的野草闲花，于无边寂寞中但觉草木有情而已。

一首小曲，竟能给人以“迁想”的自由，引出那么深广的境界！

[附记]

文中说的那一幅木刻小品，是裘屈德·海米斯所作，题为《战士之墓》。五十年代从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选》上看到的，一见便再也忘不了。据选者介绍，版画作者是他“二战”期间在英伦时的芳邻，一位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画室中烟蒂头狼藉满地的女画人。此作是她战时横渡大西洋时构思的，画的是油轮沉没那一瞬间。“唯一向人们诉说灾难发生地点及祸源的，是几只翻飞的海鸥，以及那个狰狞可怖的敌机阴影”。

抄引这一段介绍，作为对我文中写的自己的印象的更正。但那错误印象却深印心头，成了几十年不淡的记忆。大概是由于我耽读“二战”史，对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恶战，印象特深，竟将自己的想像叠印进那幅原画了。据战史，每当纳粹潜艇干下罪恶的勾当，盟军一方的飞机假如能及时赶到，也便是抓住它，让它葬身海底的好时机。但如迟到一脚，便只好为海底冤魂送葬了。正因此，我的构思才把图中机影当成了盟方赶来救自己人的。这似乎也颇能自圆其说。既然一首乐曲中的意象可以引起不同的联想，对一幅画，也不妨如是观吧？

前文中说的圣-桑《引子·随想回旋曲》这一曲，归在小品里可能勉强了一点，因为它听起来需要十分钟还不止，但也不是一部大曲，只好算是“中篇小说”。我说听它的时候想到莫泊桑的小说，指的是从前李青崖似乎未译的一篇。题已浑忘，主要情景却宛然在目：一位舞女，表演什么空中飞人式的杂技性舞蹈的，那回她上了场心乱如麻，老惦记着另一个已经在场上摔成重伤的男舞伴，却还不得不强打精神应付演出，终乃又来一场事故。我从圣-桑曲的华丽舞姿中觉出凄苦之情，联想便是由此而生。

奥·亨利的那篇小说是《带家具的公寓房间》。男青年从一

缕幽香追踪出他情侣的确曾经寄寓此室，然而，贪鄙的女房东瞒住他的是，伊人在这房间里受尽凄凉，早就“魂归离恨天”了！（“魂归离恨天”乃电影《咆哮山庄》俗译。）